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六十七

明　蜀人張岱著

馮國用馮勝傅友德列傳（[illegible]勝列傳卷本名[illegible]）

馮國用、定遠人、弟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漢馮異之後也、兄弟並好儒書、尤嗜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豁、勝偉貌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寨于里、推國用部寨、太祖過妙山、國用與勝用儒服入謁、歸太祖所部、太祖曰、生長蛇若是儒耶、有何奇可白

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昌有勢强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渡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强然後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昌　太祖悅曰吾心也國用在太祖左右忠謹無與比繇是兄弟俱備宿衛既從渡江取太平元將陳也先與中丞蠻子海牙連兵入寇太祖擒也先釋之與之盟歃而唾國用曰唾歃必爽使攻宣城米叛為溧陽人所誅其子兆先復與海牙

合國用從擒兆先又釋之 太祖夜召兆先之壯士五百人環衛帳前使國用執寢戈傾之從入金陵國用先登敗元蔣山 太祖有江左國用與勝皆有戰功並為大元帥而國用尤用忠謹見親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當李善長亞久之從征紹興卒 太祖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兄職勝以庚子歲與常遇春伏騎石灰山邀擊漢戰龍江兵辛丑從征漢至安慶 太祖陳疑兵於陸勝

從水樹其舟師入江州陞親軍都護、癸卯、從克呂珍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從降漢理、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達出淮東、攻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勝不疑兵入幾盡、吳將下縣閘閉而殺之郭中、 太祖召勝歸、決之大杖、復令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蹄召其卒、四門齊登、一鼓破之、還與大將軍圍吳、 元年以平吳功、遷大都督府右都督、其冬、與大將軍北伐元、克沂、益、兖、濟、 太祖即皇帝位、進秩太子右詹事、

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與大將軍會取汴梁
河南二郡、是時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守於潼關、勝扳
潼關先登、謂大將軍曰、謹守備三秦門戶也、大將軍
擇都督郭興守之、勝遂取華州、其時車駕幸汴、趣入
謁、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焉、其冬從大將軍征山西、
與湯和入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引兵至太行山、破
碗子關、進取澤潞、至於衛氏、斬克平陽及絳、獲元將
士五百餘人、二年、授征西將軍大將軍、引師還河中、

勝與副將軍遇春先渡河趨陝至鳳翔李思齊奔臨洮、又趨之降其全部從大將軍征元將張良臣於慶陽、擴廓帖木兒使其將扎兒攻原為良臣援勝移軍扼原、與徐禮去慶陽三十里、軍驛馬關東還引兵與大將軍克之轉下河州諸縣前是　上諭大將軍慶陽下則征西將軍權鎮之、而大將軍等先還是冬大將軍還、還之五十餘日、勝亦至　上賞勝不能當大將軍半、而不如諭何也、俄復為右都督三年以右副

將軍、與大將軍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凱還、封宋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四年、出鎮陝西、使繕塞、五年、詔為征虜大將軍、與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出沙漠、勝與副將軍傅友德西行取甘及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別力篤山與元岐王朵兒只班遇、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衆於沙洲獲馬騾牛羊二萬、是役也大將軍兵不利左副將軍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橐駝賞

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撒不剌等還鎮陝西、復改河南、上冊勝女為周王妃、勝妻卒、為治喪、賜璽書慰藉加餐、使歸議葬、葬畢復鎮、為周王作宮、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寇邊、明年、大將軍討之　上命勝佩征虜將軍印、息民訓士佐徵發、居四年還、召勞羊酒、是時元遺孽故將多殄滅歸順、獨元木華黎孫納哈出者、初為元萬戶守太平、　太祖下太平時獲之、以元世臣子孫、故

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太祖歸焉、元已納哈
出不從虜主胡中、擁大衆金山、三分其部落、曰榆林、
曰養鵝庄、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數〻
窺遼左爲邊患、十九年、上命勝置衛大寧諸邊、搖
控之、其明年春、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
玉爲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庸等乘以步騎二
十萬、鄭國公茂、曹國公景隆、申國公鎮子侯等皆從
軍、上故有所獲虜乃剌吾者、納哈出部將、使奉璽書

而遣之曰是人善戰今送歸爾並爾戰矣勝至過大雪遣永昌侯乘雪以輕騎搶擊其慶州虜殺其平章朶來擒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城踰兩月留五萬人守之以全師壓納哈出金山遣人送乃剌吾納哈出所納哈出驚曰吾謂汝死矣乃得復相見因遣其左丞獻馬勝軍是時勝已踰金山降其將慶國公觀童於女直苦屯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一禿河納哈出計無

所出、乃刺吾勸納哈出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復遣使至勝營、陽納款、以觀勢、勝遂遣永昌侯玉往受之、糴之以大軍、納哈出弾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款納哈出酒甚懽、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玉、玉解衣覆之、曰衣我衣、乃飲酒、納哈出讓勿衣、玉亦勿飲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有裨將在茂旁、解胡語告茂曰、是且脫去、茂遽

前擽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斫傷納哈出觧不能
騎與都督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
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潰散其餘衆四
萬餘騎欲來追勝遣觀童往諭晝降之并得其各愛
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勝奏
捷京師并言茂驚潰虜狀遂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
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為殿虜所
驚潰餘衆伏而待大軍過邀擊之英馬蹈見獲乘間

自剖腹死、而勝還、次亦迷河、更獲遺棄車輛四萬五千、馬數千匹、俘獲老弱二萬四千餘、 上聞大悅、使使獎諭、所以遜勞納哈出白玉黃金帶、金若幣、及其部曲冠帶鈔幣甚多、械鄭國公茂京師、而賜勝勑勞之、勝軍中卒有盜胡馬者、裂其首懸隊官之頸以行、然亦自掠虜良馬、使閽行酒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强娶其女、 上聞復降勑切責之鄭國公茂至具言勝諸不法事、 上大怒收其總兵印、召

之還使永昌侯代之勝送納哈出及所部官屬將校馬駝輜重至　上封納哈出為海西侯其官屬皆與食祿散處之黔滇閩廣中而升乃剌吾為千戶安置茂龍州勝罷就第奉朝請而諸將士賞亦不行越二年使領諸胡兵從穎國公征雲南胡兵中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屯守練士而已其明年賜公侯還鄉予繙鏹造第賚金帛追封其三代又明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常總兵者八人勝居第

三又二年加太子少師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
縣官勿擧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已使
鎮西鄙其僮僕不得從容衣食勝家勝居恒僮僕倚
勝横攔税輜重乗載勝蒭稻打場瘞餓場下碾碌碡
其上取其有韃靼齎出入騎善馬邑有樊父名爲瘳
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爲酒召樊父宴陳其金銀器皿
與樊父戲而令瘳之樊父既得離勝曰必千金乃還
勝怒走訟　太祖勝訟樊父樊父亦訟勝具言其居

家所爲若曰塲下瘞兵器　太祖予勝酒曰我不問勝歸遂死諸子皆不得封而獨國用子誠功雲南累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勝死在洪武二十八年春去傅友德死之兩月而開邊之猛將盡矣

傅友德其先宿人後徙碭初從青衣李喜之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爲別將亦忽忽無所展高帝攻漢江州友德以其下詣　高帝小孤鄱陽之戰友德身被數創以數百人從征武昌奪高冠山先

登、鏃出腦及脇、從徐達取夷陵、降漢將、以德進克衡、走漢將祖勝、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被九創、吳元年、守徐州、元將李貳來寇、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俟貳出掠、舟擊之呂梁之岸、手刺貳將乙、貳敗去、友德曰、必再來、趨還城、開門陳兵、令士皆臥鎗待、曰鼓即起、貳果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貳、俘建康、高帝悅、鼓吹送還第、翌日命中書叅政李飲冰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部、就第飲、飲〻冰等醉而躶、與伎人

戲　高帝怒皆黜之不責友德也遂拜江淮行省參
知政事其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　高帝以與右
丞顯並稱勇畧冠軍友德從大將軍下青州與元將
也速遇佯敗走也速追之大將軍因得進斬也速軍
洪武元年大將軍克河南友德取裕昌山淺青仙人
神頂三寨遂與大將軍入燕取東渡河與薛顯取衛
輝與顧時克臨清德及通進入燕與薛顯偵邏古北
諸口拾元遺卒克龍華寨守蘆溝畧大同獲故元喬

右丞等三十四人遂與常遇春下保定中山獨真定
從大將軍薛顯轉攻山西畧平定州擣太原以死士
五十騎擊却擴廓帖木兒夜劫之追至土門關復與
薛顯敗元將宗哲于石州擊走四大王與常遇春遂
竹貞兵於大同敗元將脫列伯於宣德府從取陝西
攻張思道於鹿臺下鞏臨洮張良臣降復叛友德自
臨洮會大將軍絕其東道還與大將軍克之復會大
將軍於薛顯追敗王保保於原州六盤山還從大將

軍破保保走西乘勝自秦川南出一百八渡奪略陽擒夏將林入沔還軍西安夏將友仁克漢中友德夜襲木槽關登山舉燧驚遁友仁軍復與大將軍偵探及西北還封潁川侯洪武三年也其冬拜征虜前將軍副征西將軍和入蜀伐夏友德率河南陝西步騎自秦隴以趨成都則馳入陝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克階及文諭降青州果陽戰造艦百餘渡漢戰破夏將大亨漢城下擊其援將壽拔其城進擊古城

大敗降夏將愍忠進圍成都身中矢夏人皆降猶崇慶斬夏知州善請韓克保寧執夏將友仁恣平蜀得夏人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萬三千八百餘匹天子以平蜀功傅一廖次旌之文予之金征西將軍不與儻焉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以驍騎五千出金蘭趨西涼破元失剌罕兵敗元朶兒

只巴於永昌、與征西將軍及左副將軍德振甘及肅、
手射死元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
納兒加等、及守將卜顏帖木兒追破元岐王於亦沙
洲是時師出三道友德獨全勝六年大軍出鴈門友
德爲前鋒虜聞友德名絶塞遁留鎮北平九年命副
中山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以伏兵大破伯顏帖
木兒縛之以降、命巡行川蜀永寧雅播諸州、脩治城
郭閬梁、降下金筑、普定、中坪乾溪、諸酋長、還獻馬五

百、上別賜選騎十五、十四年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虜北黃河、選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衆、其秋拜征南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二十四萬有奇往征雲南、既受命、疾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萬趨烏撒、而自與藍玉沐英率大軍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皆下之進取曲清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拒戰友德用沐英計、

熏道蒙霧潛渡白石江下流出其後而畢濟於上流之江生擒達里麻曲靖西乃分遣藍玉沐英趙雲南自率衆數萬循格孤山而南擣烏撒以與郭英陳桓胡海會元右丞實卜聞之皆遁去須復合友德故止戰以觀上下無不思死友德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遁而合必不一心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聞者吾故止以觀汝曹汝曹果可用也遂大破實卜軍拔烏撒城之得七里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東川

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進至大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印須曆、願脩職貢、永為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速來降明、再上書曰、蕃閫危如登山、大理險倚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秖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講和為上、全師為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偽逆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離、為天下笑、將軍悔之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

下金齒車里摩些和泥平緬悉降把匝剌尼爾密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咸順王子伯於京師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會沐英進擊而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斬烏撒蠻首級三萬餘與沐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搜其潛匿悉殺之又降酋長靄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普顏篤先不華援鄧州復叛友德自七里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凱還制曰稽古

崇虜開疆者賞亟、朕臣傅友德從大將軍、累戰有功、已封侯爵、乃者領大軍、越崇山、而取巴蜀、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悉平其地、特進封穎國公、子孫世襲、其時他諸將皆封侯、食祿有差、友德獨用首功、加賜三千石、再賜米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十八年、與宋國公勝、備邊北平、十九年、與長興侯炳文再征雲貴諸蠻、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征虜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降之、繞大軍討靼韃官軍之叛於廣西、復

以征南將軍與沐英陳桓討東川諸蠻擊却叛酋阿資於普安蠻衆緣壁扳崖墜死者不可勝數已即越州擊敗阿資降之還命與諸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西南夷之叛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援信國公例還鄉賜黄白金鈔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擒乃兒不花於迤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

西是年還朝冊其女為晉王妃友德請懷遠地為田圃如古買田宅自汚　上乃不喜曰爾獨不聞公儀休又二年與宋國公屯戍練士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捕虜矣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　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　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　太祖語曰

掛其首至願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　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　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地而王弼亦自盡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穎國公友德宣德侯朝興汝南侯思祖皆雲南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額曰報功友德後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

石匱書曰郢國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宋國有大將材

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又時〻見傑鷙焉、能免乎、頴國喑嗚跳盪、與開平王、稱二虎將、廼取巴蜀定滇筰、其績茂焉、而不以正斃、則古大將翔立功業、得以令終者、代有幾人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二

明　蜀人張岱著

藍玉胡惟庸列傳

藍玉者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面數從遇春突圍陷陣所向有功遇春數推於　高帝帝亦用遇春故寵異之從管軍鎮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西平侯討西番擒其酋瘦嗉子虜斬以千計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南轉戰千之

與西水侯下大理虜其帥段明分兵取鶴慶器麗江、薄金齒車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王功最班師、增祿五百石冊女為蜀王妃、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勝征納哈出慶州虜殺其平章果来擒其苐不蘭奚獲人馬還入哈納出營降其衆宋國公勝與常國公茂坐驚潰虜衆召還王專總兵事是為洪武二十年 上曰吾老矣殘胡未滅終為患其年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窮入沙

漢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　上察知虜勢不久存其明年復詔中國公鎮定遠侯瑀南雄侯庸東川侯海鶴慶侯翼雄武侯武懷遠侯興等徃從玉師使兼道覆其巢穴乃已是春玉諜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大磧慶黑山師次游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過小山忽聞如礮聲使視之泉四湧上馬滿腹餘流溢決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玉欲

引還。定遠侯曰。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虜。何以復命。玉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爨。令虜不見烟。黎明至捕魚兒海南。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之。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虜主方欲整而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帥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脱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

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擒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於深草閒、追獲吴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萬四千八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五十四頭、車三千餘輛、并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諸物、聚其鎧仗而焚之、遣人上表入奏、旣班師、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

餘匹、上覽表顧謂侍臣曰、戎狄久禍中國今朔漠一清、無北顧憂矣、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主簿宋麟賫勅往勞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宋遭遼金之窘、以終其世、神器弄於戎狄、腥膻汙乎九州、朕起平定、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嘗耆年、失今不除、必為後患、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爾覩拘哈納出來降、今復躬擐甲冑、衝冒風露、穿地取

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躡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壘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漢衛唐李、何以過之、使至勅勞、悉朕至懷、方擬封玉爲梁國公、有言玉在胡中、私元主妃者、上怒玉無禮、元主妃倖至、恐懼自盡、其子地保奴有怨言、上因賞送之琉球、玉又遣人入朝伺動靜、既還上切責之、竟封涼國公、鐫過於劵、然賞猶在諸將上、二十三年、擊破西番蠻人、并討平嵓州祺道蠻人之攻

圍大渡河者、俘其男女數千、賜白金五十兩、復克散毛洞、擒土酋剌惹、覃大旺等萬餘人、施中南建、二宣撫司、降復叛、珪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男女蠻酋、千七百八十餘人、悉定之、復遣鳳翔侯龍、討平散毛撒狗蠻、移兵擒覃大勝於施南、及其黨男女八百餘人、召還、賜鈔千錠、增祿米五百石、尋詔還鄉、賜黃白金鈔幣甚厚、工部具舟送、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至蘭州、墜馬損右髀、勅曰、昔渡江諸將、為朕股肱、獨中

山闊平出諸將上、二王既逝爾庶幾焉、使至言爾中地墜馬、右髀微恙、特遣往勞、爾善調護、以稱朕意、其年追延初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會建昌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叛、 上欲使討之、以王在甘肅道遠、先使緯權為總兵都督、徐司馬為左副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為右副使、往征俟王至則權與司馬皆為副、王至罕東欲縱兵深入 將佐多言西番貿回已久卒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莫若遣將招諭宣 上威德

令彼以馬来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揚威示恩在此舉矣王不從遣都督戾等率兵猶阿真川土酋哈咎等皆遁去又襲祁者孫非及既得討月魯帖木兒之命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　上意相率遁亡王乃不得已繇隴右抵建昌而瞿能等將至柏興州月魯帖木兒使人詐降能信之斂兵以待則月魯帖木兒已遁去已追至雙狼托諸等寨連戰互

六、大破其衆、竟不得月魯帖木兒、玉至乃遣百戶毛海誘之、并致其子畔伯、遂降其衆、送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控扼西番、蠻夷梗化、繇其山險地曠、備禦寡疎、宜增置屯衛、軍士籍民為軍、守之、又請移兵討長河西朶甘百夷、 上報設諸衛毋籍兵、兵因遣民兵久在外、毋重勞之、朶甘百夷之行非四十萬衆不可、爾其還師、蓋上自用兵以來無不慎重、又徐常之將也、唯 上所命之、未有請移師他攻者、玉征西番罕

東已非　上意更無所得虜復請移兵攻保甘宜

上之難之也、彬不學狠愎在軍中擅升擢將校黔剌

軍士家畜莊奴假子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常占東

昌民田民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王振逐之其先征北

還時駝馬金珠無算夜度喜峰關。吏不即納王毀

關入　上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湯不省侍坐

侍宴動止輕傲至是還以為太傅王攘袂後言曰吾

故當為太師王時奉事　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

將收集其舊部將、及士卒家奴伏甲為變、為錦衣指
揮蔣瓛所告、鶴慶侯翼普定侯桓景川侯震舳艫侯
壽會寧侯溫瀋陽侯察罕東莞伯榮、都督輅、吏部尚書
徽侍郎友文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
黨誅者、可二萬人、知名之士若南海孫蕡長洲王
行皆在誅中、

胡惟庸六定遠人、為人雄奸有大略、而陰刻險鷙衆
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

善長、黄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少卿累遷中書參政　高帝既誅楊憲悔之、群臣已當意者惟庸舉止便辟、隨、帝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　帝遂大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小人驟得志大內貨賂酬報睚眦、諸徼倖失職已命多依惟庸左右而識意伯劉基在　上前論相短惟庸、恨之入骨會基引疾還青田民私即海煮鹽因取便劫掠基條請就其地、立巡檢司控制之、奏　上不聞　中書惟庸大恚怒、

譖於 帝、言基視民家山有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為此耳、欲以聳動 帝、而陰中其笑 帝不懌、基皇恐、馳謝自明、留闕下、久之屬疾、 帝遣丞相扶醫視、遂進毒、逾歲基不起、右丞相汪廣洋懦、從旁得其狀不能發、而惟庸益橫甚、無復知所忌、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〻奏之、 帝大怒、殺家人、切責丞相、惟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數詰問所繇、惟庸懼、乃計曰、主人魚肉勳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

先發、毋為人束死寐〻、 高帝究故誠意伯死狀惟
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為約其王
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
帝、度可取〻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有成約、
惟庸因誑言第中井出醴泉、邀 帝臨幸、 帝許之、
駕出西華門、內史雲奇走告變、 帝乃登城、望其第
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
於市、夷三族、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誣

國株蔓甚衆、令圖惟庸死時狀、戒天下、因勑子孫朝、不許設立丞相、著為令、

石匱書曰、藍玉之跋扈、鑄其過於鐵券、在封爵時、已知其鞅鞅、非少主臣矣、乃若胡惟庸者劉文成早言之、徐中山再言之、而英明如 太祖、訖不之悟、非雲奇衝蹕、雖辟人柏人亦不遑計及之矣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鄴侯對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

建中之亂哉、

又曰、藍胡之逆、誅之可、即族之亦無不可、獨以其株連蔓引、累及三萬五千餘人。而榜列勲臣至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嘗總兵者八人、言之不可駭可愕哉、太祖生平稍有疑忌、輒以其黨黨之、後且澌滅殆盡、亦所謂功臣多封之不足故殺之也、厥後狗烹弓蹶、而靖難兵起、卒無一人為攔門之犬、嗟乎、使燕王出自外難、則奈之何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二

遜國諸臣列傳

明　蜀人張岱著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鑒之前古為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

廢雖有碎王可賴前哲建文君惻然 皇祖之典型
馳騖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
徒區區名歸位分之間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
所存君子之道施繇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
姓建文君除思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
得其所也而即位半載周齊湘代岷死徙囚廹豈不
曰晋王廢周王遷潭王欤 高帝為之矣父可得諸
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

無以取悔市道之人実然鬬其家可閉門而鞭箠之童子持杯羹自晝栒然恐其傷人有欲之之色不奪之亦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吕敵以斆與人使得為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黄諸臣過謀之吕過聽之矣今夫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有子孫不享其胙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為恥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哉鄗人何知天佑命者為有德其闔宮自焚于弟不得終先人血食斬

爲非不幸矣然而衆人之敝車者亦以折轢不救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過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匱可以效攻戰令不狗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既酷後烈方遒且欲以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人有兩妾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妾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

夫陳植以過害得望李貫以不諫受誥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為臣者也

齊泰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者初名德溧水人太常寺卿黃子澄者名湜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郊擇九年亡過者從泰以禮部主事與而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　上並重此兩人久之

泰孫兵部郎中進為侍郎而子澄為太常寺少卿
上籌邊問邊將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幾所甲兵
幾何泰出簡袖中甚悉　上奇之以為兵部尚書及
大漸受顧命輔皇太孫太孫即位為讓皇帝以泰頗
命子澄舊學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毋會葬
高帝王爵三護衛不得節制他文武吏有罪國輙除
其說皆自泰子澄發之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泰與
子澄請從周代二王於邊降齊岷為庶人責討湘王

王懼焚死　成祖時在燕邸感形出五王上齊湘之
辭連燕王〻亦削讓泰與子澄日夜謀剪燕矣燕王
見五王皆不得自全又聞密詔且見收乃以　高皇
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奸臣於　坐泰子澄為首
讓帝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出兵皆泰子澄居中
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　讓帝則陽逐泰子澄謝
燕陰使居中如故燕國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
昌　讓帝喜召還之已燕兵急則又竄逐籍其家謝

燕燕謂帝終不明誅泰子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渡淮泰子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燕王已即位為皇帝下令首擒奸惡者爵三級為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爵二級為從者一級所懸捕者凡二十九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戶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吏部尚

書張紞侍郎茅大方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

韶王廉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

宋徵卓敬脩撰王艮英戶部主事巨敬于澄至穰約

其知府姚善勤王聞都城破乃謀入當求兵道見獲

而齊泰募兵廣德尋其白馬欲更出他郡馬旁汗

亦為人所得 上皆族誅之籍其妻女姊媳教坊群

亂ミ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子澄一子變

姓名為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者王鈍鄭賜黃福尹

昌陰張紞服罪見宥餘皆誅又其後增奸臣名合前五十八人而徐輝祖周是脩姚善鐵鉉等為首　仁宗即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遺屬發教坊工匠軍伍為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給還其田土泰子歸其一女在教坊時韶舞陳〻陰畜以妹于至是嫁良家而田經亦復其故姓

石匱書曰先民有言毋為權首洵哉漢史以之晁錯矣泰子澄乃復蹈前轍何昧乎禪之逆文帝優之

尚寢數十年之間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煮豆燃萁激之使變үй其罪可自逭哉雖然為泰于澄謀見國事如此自剄闕下以謝過燕王之為周公與不為周公必有以自處而何得藉誅二臣以為口實也哉

方孝孺 附諸弟子

方孝孺寧海人少年力學人皆呼為小韓子從宋景濂游特身孤潔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咲曰古人三旬九食貧無儲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沈

揭樞薦召見　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以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
械送闕下　太祖識其名特開釋之奉祖母還二十
五年又薦召至　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
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
廬曰正學　讓帝改官制翰林增文學博士一人以通
經博古者充之孝孺自侍講學士任其官為特選一
時詔命獻儀無不倚孝孺　讓帝好讀書每有疑輒召

使講解臨朝奏事佳條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
批答靖難兵下姚廣孝謂　文皇帝曰殿下至建康
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　文皇
至金川門建文讓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備之衰絰
號慟闕下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
草詔使出之孝孺持服見拊膺擗足　文皇降榻勞
曰先生毋自苦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
成王安在　文皇曰彼自焚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

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曰先生休矣此朕家事耳趙為我草詔孝孺大書云云擲其筆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曰即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　文皇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顧乃盡殺之然後出磔之市臨刑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

君兮柳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凡刑七日乃絕宗族親戚朋友為孝孺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弟孝友就戮孝孺見之墮淚孝友口占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忠魂依舊到家山人稱之真孝孺弟二女未及笄被收過淮連袂投水死之西楊為作方氏二小烈女傳

石匱書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亡之方正學以周官法度顛覆典型危及社稷一死固其分乎但　文皇帝以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刀鋸鼎鑊有不能盡快其意者萬死匪難十族匪慘嗚呼烈哉

魏澤溧水人以進士謫寧海縣典史詔族孝孺藏其幼子於署台人余學夔知之變名徉狂乞食於市一日遇典史於城隅作狂歌有類效程嬰語澤心知其異叱之去兩日又遇於途歌如前澤密致先生文

禍及德宗盡屬之德宗時九歲學蘷攜之匿海島中踰年乃循海濱歷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傭善結網兩人亦學結網上海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蘷攜德宗訪之三叩得見允大驚喜收育爲子遂冐俞姓學蘷赴海去不知所往德宗後育爲南昌司訓者鄉人葉瑛爲置田宅要之歸台奉祀

劉政長洲人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考官方孝孺以托孤寄命命題得政卷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

可奪者靖難師起感憤成疾草平燕策將献之卧疾不得行及聞孝孺被戮頓足搦前嘔血而死

廖鏞廖銘以祖永忠功官至都督　文皇以鏞銘嘗受業方孝孺命往說之孝孺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復命　文皇怒孝孺磔之鏞銘拾遺骸瘞聚寶門外隨亦見收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劉端王高俱南昌人同舉建文二年進士端爲大理

寺丞高爲刑部郎中孝孺死二人棄官逃被獲

文皇召見問方孝孺何等人端曰忠臣也　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此以圖報耳命與王高俱劓其鼻

文皇曰可恨這面孔可是人端曰我二人倒有面孔即死可見皇祖　文皇立撾殺之戍其家

石匱書曰下宮有客晉無客晉人以之識趙有謂有之不能死其主卑也方正學身死忠而客死義夫復何憾哉磁石引鍼固其理也

鐵鉉景清梅殷

鐵鉉鄧州人或曰色目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鉉有才辯藩府有巨獄法司不能判使鉉主判之 高帝喜凡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叅政建文二年佮儲餉梲佐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叅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哭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與燕戰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為不得下堰水灌

之濟南圍鉉乃詐為降而約其壯士伏闉壓燕王以鐵楗〻幾得燕王語在讓帝本紀燕攻城壞數版鉉則夜幕藍帛裏以葦蓆畫白如縫若城戒而潛版築於幕內又患則奉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偪竟捨去是時鉉蓋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忼慨多豪傑公引奇兵從趙真定收合潰將且

擣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間而自館穀北
平休士待其歸與挑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
困南將多駑不足與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北兵不
能越淮必還道濟南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
幕僚犒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聞歎亡不作氣者亡
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讓帝褒予金幣封其三
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
軍壬午與立福大敗燕前小河燕師震動燕王入帝

鉉尚擁其殘兵入擒之反接以見挺然揹立使俛顧焉賊且剕終不得其顧乃裂而咼之辭詬至死不變父仲名母薛氏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沂池康安工匠鞍轡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詩獻詩鉉同官同官以聞 文皇釋之得歸於良士

石匱書曰天崩地裂鐵鉉以身然一身思與天抗人且咲其非狂則誕也雖然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天柱

幾折者屢矣至其身糜鉄鎖剐割無完膚求其顱而終不可得不偉哉鐵也干將莫邪摧折萬段拾其片屑猶足殺人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又曰壬午之難有功而無媿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也已巳之難有功而無媿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也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景清本姓耿真寧人倜儻有大節讀書不再目少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固求之許假一夕旦則返之

及旦同舍生索書清佯驚非是同舍生怒白祭酒祭酒莫能辨謂二生舉其詞者為其書清背誦如流而同舍生無以對祭酒曰固是清書携出乃還之曰見君太秘與君顆耳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訛其奏對而更之朝坐下獄旋赦建文初置北平參議燕王與說悅之及即位詔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坦伏銛刀以朝先一日者太史奏文曲星

犯帝座甚急其色赤旦清衣緋入　上疑之有頃黙然而前左右收之得其銛刃清知事不成躍而詬　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立且詬則含血前噀御衣　上益怒剥其膚刷之以鐵帚以為匱膚械繫長安門　上寢夢清環殿追刼之旦日輦過長安門清膚前者三如欲犯駕狀　上曰尚欲刼我耶赤其族摇夷其先冢藉其里轉相扳染至數千百家命之曰瓜蔓抄

石匱書曰景中丞其欲為豫讓也耶仰天而嘆：不及天還從巳墮糜爛因其分乎但以亡國一孤臣深入敵廷五步之內猶能以血濺御衣石壓笋斜出其所以用其憤烈者亦已甚矣乃身為靶鞹猶鼓氣以前其英靈真可畏也哉

梅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 太祖寧國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為稍鄱陽之戰矢幾及 太祖梅稍偃 太

祖坐得避之矣從　太祖過此即位不及賞老夫明無為　上言他日俟　太祖郊使殷挾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犄耶　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使殷尚公主殷恭謹善騎射精通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侯督山東學政臨崩受遺詔顧太孫曰善視之太孫即位殷常侍左右請難兵日進令殷統軍淮上燕王必欲道淮使致殷書殷不從燕王怒使責之殷剖使者鼻耳授之詞曰留爾舌

與燕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燕王竟不得道淮安自泗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既即位殷尚軍於淮公主嚙指血為書招殷歸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曰尚在乃還京入見 文皇曰都尉勞矣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永樂二年冬左都御史陳瑛劾奏殷畜亡命私匿韃靼人瓦剌輝與女秀才劉氏造邪謀幾得罪明年冬早朝殷從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入擠殷笪橋下以為公主奉帝衣泣 帝曰當為公主跡賊

已罪深曦、深曦曰、上命也、上大怒叱斬之謚殷榮定辛官其子而曰朕不念爾母誅矣靖難之起也寧國公主蓋嘗貽書　文皇而阻兵殷死乃刺粺請於上剖深曦手足剖其腸持祭殷遂縊死殷旁

石匱書曰梅殷之於文皇等戚也為納館甥等貴也乃獨戀戀故主求顧湯鑊而不肯少貶其節使殷而在肯須臾忘耶卽笪橋之死直意中事耳何惟哉

卓敬韓郁高巍楊本智諫

卓敬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雨失道遇虎謂兕牛馮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户科給事中好直諫嘗乘間為　太祖言諸王服乘踰制宜裁損　太祖笑内之歷户部侍郎建文初燕王来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絶人酷似高帝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由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

帝大驚寘其奏袖中曰燕胄內王室何得為此言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敬手姿英偉談論峭拔讀書十行俱下過目不忘博通天文地理律曆兵刑諸家文皇亦知其名既入使召之曰前日謀從燕者非爾耶敬曰然故帝誠以臣謀從王王故王爾　帝終憐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殺范蠡蠡卒滅吳吳王衍不殺石勒勒終殺衍敬誠見用　上有今日意乃斬之夷其三族臨刑從容歎

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善半畫負故主地下

敬罪浮於死既死屍經日如生文皇歎曰國家養士

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厥後編脩劉球私謚之曰忠貞

韓郁未詳其籍建文初爲監察御史靖難兵起郁上

言曰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

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

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

慮太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

王自焚代府被逮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燕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鄰之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釋代王之囚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不知所終

高巍或曰字不危遼州人倜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當謫戍 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論時政師賈誼衆建主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削奪之議建文帝竒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自奉詔

說燕建文帝使參贊李景隆軍魏曰是可說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兩上書自稱國朝處士臣魏再拜上書燕國大王其畧曰魏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以其為國家排難解紛上足安社稷下足安黎庶而無一毫徼利干譽之心焉爾魏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也頃我　太祖上賓令矢布維新之令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

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出何名今在朝諸臣孰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梃身鬬說以為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巍有一策鮮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巍所以置死度外来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盖夙許 太祖以須首結草之報豈他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向

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欲效漢吳王濞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拔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為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

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月尚生離
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若大
王信讒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
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
不回徼倖事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
徑庭乎幸而事成為世公論以為何如倘有跌蹉於
斯時也追復懺歎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
處焉書上不報乃歸景隆兵敗與鐵鉉南行道臨邑

慟哭相誓遂趨濟南收募巳兵而與鐵鉉共守之壬午罹經於驛舍

楊本中牟人或曰處人精道法建文元年募才略士本以太學生應募授錦衣衛鎮撫　建文帝使弟吳王為撫軍本試其水道以勸吳王既列軍階下請吳王登臺觀之忽水至平階階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之選白建文使從軍常自捺鐵棒鼓之陣中所向披靡李景隆媢其功不與　上白溝之戰請為陣首景

隆陽許之而隆尼諸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文李景隆不足將請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戰燕入擒爲王使繫北平後燕王攻濟南失利趙王高燧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曰吾直困之耳奈何不爲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

石疊書曰人臣報主苟利社稷則死生以之如無救於敗亡而徒斬鼠首以殉則何益也韓卓之燭幾於先高楊之救敗於後四君子者蓋錄此其選已使天

祚遜國稍用其一策焉則影之輕重未可問也

練子寧曾鳳韶魏冕鄒瑾陳繼之諸臣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金人少英敏不凡從其鄉竹庄先生遊常賦水竹村居詩有千村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十八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歷官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請難師起李景

隆出師已功召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
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為
陛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即　陛下赦景隆必毋赦
臣因大哭請死　建文帝為之罷朝燕王既渡淮請
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
事誤國下羣臣議當事者盛氣詬兩人子寧大言曰
國事至此吾與公輩罪不可逭尚不容言者乎詬者
愧而止　文皇即立練子寧至語倨彊不止使斷其

舌子寧探舌盍大書殿軏不避盍入於軏有隱〻色
遂并族其家姻黨被誅者[illegible]十[illegible]八戍塞者三百
七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代姻族未及逮
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〻秉間以
聞　文皇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礼耶即
日下令禁止遺文一帙曰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提學
副使李夢陽梓之立金川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曰
浩然嘉靖元年以流賊亂議割淦三州為峽江縣峽

淦人爭祀子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置子寧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順中敘忠臣之裔官其孫〻梦子寧来語汝勿做他家官亾何其孫死

曾鳳韶盧陵人洪武末以進士爲監察御史燕王入覲繇輦道入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下至盡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繇皇道不拜大不敬　建文帝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廷欲遣使〻燕亡往者鳳韶請行至燕〻軍不内用風箏致詔不報逆　建文

出亡鳳韶請從帝曰多人不能無失麾使散鳳韶及張紞泣曰頃即以死報陛下　文皇即位後鳳韶方在家召復為御史不赴加侍郎又不赴乃為憤詞刺血書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官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所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因囑其妻李氏予公望曰殮我必以襟毋易也遂自刭年二十七李氏亦自縊死

鄒瑾永豐人為大理寺丞甥魏冕亦永豐人為監察御史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應燕瑾冕與同官十八人捽增壽於班廷毆之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曾鳳韶史仲彬廖平胡閏從前力請 建文帝下殿遂手刃之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肯不如死也與瑾皆自殺陳瑛請追罪詔夷其族凡男婦四

百四十八人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　建文初以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多建白抗禦及偪都城繼之言於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增壽果開門降　文皇即位詔捕繼之責問不屈誅父母發充軍道死妻子配象奴

石匱書曰先民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繼曾輩五君子者

面折廷諍竟效納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程濟葉希賢楊應能牛景先史仲彬從亡

程濟陝西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人咸異之　建文初熒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日兵當從西北方起　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殺之濟呼曰臣言祥也　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年易殺耳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

兵　帝出濂獄中以為翰林院編脩使充軍師護軍
小河之戰南軍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濂固
辭不得則夜自禳碑下及靈壁之戰南軍大敗都督
陳輝等被執者百八十七八　成祖過軍碑下太怒
命左右椎碑甫一椎遽使止曰録其姓名來乃如碑
按治輝等諸將濂名正椎落處得免初御史髙翔者
與濂同邑相善也濂好術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
濂曰小道耳須公無為濂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

亡無瑕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蒞官盡廉戰陣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及金川門破拉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矣翔竟不屈死濟自髡從建文亡屢免之於阨其後建文帝出滇濟嘗從行已莫知其所終所著有從亡隨筆行於世

葉希賢浙東人以舉人爲監察御史　建文中屢言

兵事又嘗劾耿炳文李景隆失律請傳首江淮以鼓將士金川門失羣臣請出走少監王鉞進太祖所遺硃篋碎之得度牒三應文應賢應能程濟為 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曰應能臣也希賢曰臣名賢為應賢皆祝髮從 帝出鬼門跋涉滇蜀間二十餘年而能賢相繼死葬雲南浪穹菴左

牛景先沅人初為御史改鎮撫禦靖難兵累有功金川門失守 帝出走道鬼門扃鑰已久景先為前導

以鐵棒啓之應手而落出鬼門至神樂觀與　帝分散約有膂力足捍衛者六人遥爲應援景先其一也夜走丹陽道中過一僧曰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名徐行後見　帝於廖平家西山平以　帝托景先而遁及　帝南行景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　帝於吴越死杭州寺中初景先亡命有司逮治其家屬次妻劉氏發教坊司

史仲彬名彬以字行吴之黄溪人以明經應詔執貧

縱官吏廷見 太祖條具若干言俱付法司論死授
戶部主事驛舟傳歸建文改元詔起山林才德之士
有司上其名詔禮請赴闕授翰林院侍書時更定官
制彬上疏力諫以安靜法祖爲言 帝領之請罷兵
起御史尹昌隆勸 帝讓位守藩廷臣愕然彬大言
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主上所得私授者一人
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已焉選將募兵今
日急務臣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

以當一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衆請速加誅 帝曰八臣之義當以史彬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勿罪二年疏均浙江賦從從之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事竣歸請 帝急加贈卹陣亡將士更奏機密數事 帝戒勿泄遂以省親歸四年北兵日偪詔天下勤王仲彬单騎入京燕兵薄金川門徐增壽謀獻門魏冕廷毆之彬亟請加誅 帝手刃之復請誅李景隆詔召不及 帝出走彬從亡 帝凡

三幸彬家為製衣履往雲南彬亦四至滇楚候起居語具致身錄中宣德二年為仇家所訟下彬獄瀕死呼于最屬曰我死矣即不望若遠行來時得謹視衣食我目瞑矣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槩然勿輕以示人彬竟庾死致身錄萬曆間始出

石匱書曰人臣至社稷顛覆萬不可為之時乃能矢志從亡左右君父周流三十七年而卒脫虎口其為力也亦不易矣與夫無救於國無救於君復無救於

身而徒以死殉者其相去不甚遠哉此余敘死義而先從亡意也

廖平蔡運王資劉仲金焦趙天泰鄭洽程亨徐貞從亡

廖平襄陽人建文時爲兵部侍郎城陷之日挈太子出奔至家以妹妻太子全家逃漢中而身自流於會稽賣薪以給食已復遇帝於耶溪因號曰耶溪樵嘗畫詩沙上隨自亂其沙有人自後抱持之乃詩云

夢入鴛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洛邑曾留古逸民竟以會稽山中

蔡運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廉直勁正不諧於俗罷歸起知寶州有惠政壬午六月與開出亡祝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主人每令童子攜茗椀筆牀泛舟而遊賦滿袖歸則焚之

王資河南杞縣人以指揮從偏將軍附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資被執逋還又從徐安防禦鳳陽奏事京師與出亡之約易服為道人隱金華玉華山髮即玉華山樵別見隱遯傳

劉仲杞縣人官鎮撫靖難師入出亡為道人甲申同諸臣侍 帝游天台遂留寺中以老疾死

金焦貴池人 建文初為御史燕兵起尹昌隆請讓

位守藩焦効昌陰無人臣禮尋陞刑部右侍郎又論李景隆懐二心不可仕壬午六月焦亦與同出亡甲申重九同諸亡臣會　帝於天台戊子冬候　帝於雲南白龍山茆舍明年從　帝於蜀因留蜀後與王資往河南死於祥符

趙天泰三原人建文初以明經為翰林院編脩出亡之日天泰與爲畊衣褐因自稱褐衣翁又號天肖子老死於蜀

鄭洽浦江人為翰林院待詔與聞出亡同聚神樂觀議迎　帝至家　帝甫至而堂中棹楔無故墮地帝驚遂遁者至以無所得乃已後洽訪　帝於蜀道病留公安茅庵中遂死

程亨澤州人為翰林簡討聞　帝出亡亨棄家逃後以張昺黨屬被收逮亨妻楊氏子程禮子婦張氏用火焼死亨就郭節於連州丁安史彬與何洲至節家求訪　建文帝亨適在焉相持痛哭遂偕節及亨四

入同詣重慶不值又走雲南遇程濟於白龍山引拜
帝榻前見　帝形容枯槁又慟哭留半年始歸
徐貞陝西人為工部尚書　建文帝出亡留貞家信
宿事覺族誅又命教坊羣亂其妻至死有幼女隸樂
籍樂官陳儀陰養之不令污洪熙初遇赦儀為擇嫁
良家儀在織籍而能執義如此
石寶書曰昔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賴於文德而不
明武備及走死彭城羣臣從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

挈戈隨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於大誼有不可觧者若夫枕股易墣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為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厄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蓋臣主之義死生以之詎得以拘厄失哉

陳迪等抗節死者二十六人

陳迪宣州人倜儻有志操洪武間辟郡學訓導為郡太守草表賀萬壽　高祖覽而異之十二年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脩累遷侍講出叅議山東丁內艱奪

為雲南右布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亂迪用土兵擊破之　建文帝即位徵迪為禮部尚書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奉命督軍儲過其家不入及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遂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臨刑而泣迪怒叱之罵文皇　文皇使臠六人皁舌嘗迪曰悅口否迪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遂俱碎死姻戚連坐已箕

廼死衣帶中得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侯來保拾廼骨歸葬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捉諸湍成化間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靖獻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繇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屨而已　建文初以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歸言狀建文二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

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及見嫚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益厲至斷首乃已

弟大芬名誦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為人敦大和雅不諂不亢碑典教淮南以考績入對　高祖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六王相累官副都御史燕兵日下寓詩淮南守將梅殷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

司中華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
三十年擢右僉都御史靖難師入召中不屈命以鐵
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胡閏鄱陽人嘗畫松長沙王廟壁題曰幽人無借懷
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太祖下饒
州見詩賞之召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 建文
中以直諒著名遷右補闕累進太理寺少卿數與齊
泰等圖國燕壬午七月不屈誅一門淪死二子戍邊

妻配象奴女卻奴録教坊逋黑污而誓不辱後遇赦歸貧無依止閭里競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尚處子鄉人私謚曰忠仳貞姑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史有所論奏多被采納　文皇聞翔名召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遂族之没其產發其先墓襍燒以犬馬骨撈其灰加賦給產家曰令世世怨翔也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

院編脩陞侍讀以直諒改監察御史　建文初改左
拾遺與齊泰黃子澄等謀畫防燕内難平逮至不屈
死之德彝有嫂匿其遺孤法吏迫索之毆兩乳見五
臟終無所承德彝曰有後
程通績谿人祖平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
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家不納乃買地瘞之通以貢
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廬墓哀毀三年乃歸妻子不
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戍書奏　太祖憐之命兵部

險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向　上顧通曰識此人否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　上嗟歎久之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從廬墓三年以舉人為遼府長史靖難師起從王渡海來朝歸國草上封事防禦北平凡數千言初衞士紀綱者倖於遼王通輒窘辱之　文皇即位綱入賀留為錦衣衞復倖用事乘間言通曩有封事詔械詣京師論死家屬戍邊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百卷估皮數張而已時通

郡太守黄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繳郡素服

不事：衛辛并捕至論死籍其家

王度歸善人以明经薦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與

齊泰黄子澄等謀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並用度策

壬午戍貿縣坐出不遜語夷族

黄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廸侍中黄

觀同事廸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為監察御史劉介敢言靖難後

抗節死戒子孫務農毋仕

黄彥清歙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殷軍坐私謚　建
文帝死或曰列卿也銜命於行省聞登極詔至拒不
納圖興復無兵乃死

宋徵浙江人為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王籍
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二心屢
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
殺其孥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治粟足軍不屈誅子二一坐死一戍廣西三女給配象奴

盧迥或曰珙仙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戶部侍郎不屈長謳而就刑

侯泰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郡至高郵被執不屈　文皇即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奴子京兒繫獄不知所終

周璠青州人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右僉都御史京師陷不屈死之妻王氏子寶兒皆入官為奴

董鏞長沙人以文學薦入太學為監察御史凛凛以氣節自持見廷臣有懷二心將校有戰陣不力者輙露章劾之靖難後逮至不屈磔於市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八

謝昇沛縣人以監察御史練兵給餉夙夜效力靖難後不屈論死父旺子咬兒謫戍金齒妻韓氏發立福

軍中四女送浣衣局

丁志方聊城人以進士爲監察御史燕兵薄城下謂其妻曰吾死國矣爾撫幼子以繼吾後入宮救火被執陛見不屈死之

楊任嘉興人繇人才擢知袁州與黄子澄意氣相許壬午國變子澄至蘇州約太守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卞舊君圖大舉事泄被擒至京與子澄同日棄市

龍鐔、禹載人為晉府長史燕王以靖難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拒之　文皇即位詔械鐔至強項不屈也出斬之

盧振不詳其籍靖難兵起日與齊泰黃子澄徐輝祖等謀畫戰守　文皇逮至振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榜掠而死姻族累者百餘人

韓永、西安人　建文時為兵科給事中豐幹美髯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召之仕不應曰

吾王蠋也遂坐死

巨敬、平凉人、初為監察御史伉直敢言　建文中為戶部主事清慎有聲見　成祖不屈族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甚多　太祖美其剴正改御史久任十餘年北兵起與御史董鏞相誓死　燕王至金川門門開楹

匍伏迎猝起麾拳冒馬首欲犯王不得被縛辭色不屈引頸受刃有白氣沖天尸殭立不仆

劉固亦真寧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爲御史移書招固同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啓固弟國勸固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妻張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細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石匱書曰自古死義之臣無如革除諸臣之多亦無

如草除諸臣之慘夫人孰不畏死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爕墓而不顧則萬乘之威亦幾於殫矣程濟載建文逝蜀時夜聞諸臣慘死事泫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為我也傷心之言一字一淚

黄觀等殉義死者十五人

黄觀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學於元翰林黄哻以死節勵觀以忠義自礪洪武二十三年貢入太學發解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策稱旨擢狀元授官翰林脩

撰復黄姓歷尚寶司卿　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更
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右侍中與方孝
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簾黄時觀草制極其指斥
建文四年北師渡淮觀奏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
至安慶聞金川門失守大哭歎曰吾妻素有志節其
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宮已焚失帝新皇
帝〻三日矣觀請舟人曰羅刹之磯湍悍可鼓也至
磯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死舟人撈之得其帽棕珠

系　文皇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命東翁象觀帽而剉於市籍其家并連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　文皇登極而問壐曰尚壐者誰也已知為觀命執其妻子得翁氏使象奴妻之象奴將翁氏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氏携其二女及家屬十許人自湛通濟川河夫人赴水時嘔血於石成小影陰雨則見之相傳為大士影戒勿踐有僧昇致菴中夫人見夢於僧曰我翁夫人也曰沃

以清水悲悽之容恍然側立東向影髴髣鬟見若恰惻少司空徐良彥移置侍中祠額其上曰翁夫人血影石

黄鉞常熟人少好學家無書日遊書肆借觀之竟日不歸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有田數畝在苟澤陂令鉞督畊其中從友人家借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輙書每以為恨里有隱士楊溦見鉞持書倚蓍讀不輟乃曰豎子好學至此吾有

書數萬卷汝當就吾舍讀曰令其子福同學三年遂
盡其書縣聞之辟賢良併辟福濙老不令福去鉞獨
就辟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
登進士授給事中　建文初丁父艱方孝孺弔之屏
左右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三
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三郡皆要
鎮江為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童俊狡獪不足恃
蘇州守姚善仁心為質雖慈惠有餘顧平居激烈有

國士風緩急可當一面惟公留意孝孺喜因鉞為書
通善善得書慟哭自誓既童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
近善受詔約鉞出勤王既至燕王已即位詔收善善
麾下百戶許斌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求死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
無是姑待之脫姚公果不死吾將下報爺直乃稍食
水粮已聞善死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
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爺直同

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投橋下死鉞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收其屍友人楊福具歛於溪循河而號数日屍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歛而瘞之於屏山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司副改翰林院簡討善楷書召書御前他中書見 上威嚴顫不能筆獨性善動止安詳稱 上意賜酒留禁中竟日罷還禮部侍郎 建文帝即位名

問為治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
副都御史監軍靈璧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
伯完指揮王資等皆見執燕王遣之歸曰辱命罪也
不可還見君朝衣而湛於河
王良祥符人歷官刑部侍郎　建文中坐問燕府人
罪不當左遷浙江按察司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媮
武穆非人也　壬午聞　帝遜位去痛哭自誓　文皇
使召之良戮使者下之獄為泉慕取去乃盡收諸司

印章入廨置几上踟躕久之其妻問故良曰我分應
死顧思所以處夫人耳妻曰君爲男子謀婦人耶是
不難入治食抱幼子之後園寘池岸側自投於池良
乃托其幼子于同官積薪自焚　上曰死良分耳乃燬
縣官之章從其族塞下
程本立崇德人宋儒頤之後也讀書不務章句與海
塩沈壽康金華宋克偕相友善洪武中以明經除周
府禮官陞長史被累謫雲南吏目雲南百夷叛本立

持僕被從一蒼頭入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相聚為亂沐英張紞偕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集軍民　建文三年為僉都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縊途次

王叔英黃岩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已辟為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　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以為難行移書力阻之召為翰林修撰復上書曰　太祖除奸剔

穢柳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建文帝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靖難遊兵逼江干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　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至叔英曰泰貳心矣令執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至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

王艮吉水人　建文元年鄉薦第一明年廷對進呈擬第一以貌不揚易胡靖次艮又次李貫並授翰林艮聞靖難兵起憂懣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自誓必死金川門破胡靖解縉吳溥為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伏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壁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

豬溥顧與鄒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良舍哭已伏鴆死矣靖繕與貫皆迎附永樂潛作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繕等編閱留軍馬田以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繕等曰奏疏中爾等豈皆有之衆未對貫頓首曰臣貫未嘗有也　文皇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

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還中允坐累繫十年竟死獄中

龔泰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廉游洪武十九年以鄉薦官兵科都給事中燕兵至城下泰訣別其家人入宮救火兵校執以見燕王燕王曰非奸臣也釋之泰自投城下死妻傅氏負遺骸歸塟于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洪武中

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　高帝〻問其年而曰何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弟力田　高帝喜擢周府奉祀逾年從王北征陞紀善常切諫王　建文初有告王反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靖難兵既渡淮與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金川門破乃銘其衣帶詣學宮自經於文廟之廡下是脩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

義也一毫不苟取常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並陰陽醫卜靡不講究著書甚多世皆重之初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脩不負其言既死陳瑛言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黄觀王叔英王艮加追戮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賾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萬

曆中督學御史饒位即旦俯死所立祠祀之

方法桐城人舉建文己卯鄉試為方孝孺所取士授四川都司斷事蒞官抗節持廉　文皇即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張安為指揮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阜侍郎被殺籲天號哭曰國既就墓我不願為其氓遂棄柴投港死

陳思賢茂名人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恭謁畢

必進問　聖躬安否何似　文皇即位詔書至有司皆郊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矣有六生者相與即堂臨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縊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皆漳人

王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後以文學徵乙便養得浮梁教諭凡八年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辟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

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即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逆知父必死泣請於夫遣人往收遺骸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靖難

張安國之海人　建文中為工部郎中壬午燕兵迫京師國與妻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予職非司馬既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妻曰盡去諸

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
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
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沉

徐于權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靖難師
入聞練于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
鄉之句自經死

林英古田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　建文嗣位請裁
抑宗藩勸上行主父偃之策不聽復奏劾李景隆誤

國下都察院考訊諭知瑞安靖難兵起都御史景清言於上復英原官命與備禦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為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

石匱書曰人臣大不幸卒當國變身如抗上內耳石火電光應手而滅蓋事出倉卒我不能自主之也至於身在羅網之外猶必轉展佃翔以致其命人知人死之不如自死之為愈不知人死之不如自死之為

難也以赴湯蹈火為着衣喫飯是可易言哉

張昺等首事死者五人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才舉　建文初諸藩不靖

齊泰請選朝臣有才望者出守藩昺以刑部侍郎掌

北平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

宋忠屯開平、耿瓛屯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參議

與昺貴皆智將望臣一時所恃簡昺至燕王召與忠

等宴之、而使相士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

報曰、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昺、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五大、短而昏、耿瓛顴抻髮、色類飛火、景清身短聲雄是皆當刑、昺居北平以詗燕為事燕王稱病三月昺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奏成繫其章衿中良久如廁以繫室辟鏬小吏李友直奈寅竊窺之得其辟鏬繫居已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收王友直懷其草繫密旨與奈寅已入燕府見燕王曰殿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之矣

王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縏密旨獻曰朝使至矣燕王怒逐出之則皆叩頭曰臣等非異聞諜而誠歸欵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以此朱能曰信夫擒昺貴餘無能爲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昺貴官校縛矣則取去昺貴信之皆入至門門者止其從內昺貴伏出擒焉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爲燕將所格殺昺貴也死既靖難族昺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頑直須

爐冶耳命引出生燒之其後工數夢昺為厲捽昺屍燔之

盧振燕護衛指揮建文皇帝建燕官較令昺貴密約振為内應昺貴既見殺遂殺振夷其族奸臣榜四十四人武臣惟振並[illegible]鏞宋忠與焉

葛誠未詳邑里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王使誠入奏事歸劇廷所為建文帝密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告遣還使為内應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詔

讓燕王稱病盛夏擁火猶謂寒甚張昺等入問疾誠密言王無恙宜為備又密疏以聞及昺貴死王恨誠殺之夷其族

石匱書曰今夫傚載者為軸之析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轅軸之趣軸折也張昺等之詗事北平是加轅于軸上也其折也速矣獨念葛誠等非王之輔導則王之護衛也潛邸龍飛魚蝦夾附從龍其任也乃獨克勤公家蓋骸報主則視彼玄武喋血朝射

鈞而夕委贄者人品相懸一至此哉

張紞等事後死者六人

張紞富平人以明經爲雲南左布政使考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糵者討平西南蠻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繇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賜宴及道里費　建文

帝立徵拜吏部尚書燕王靖難討奸黨有紞名及即
位召紞與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
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
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無隱庶稱朕厚望老
成之意紞退遂自經於吏部之後堂
毛泰一曰泰亨浙江人建文元年為吏部左侍郎而
張紞為尚書靖難兵起泰數上封事條方畧張紞死
泰亦死之

樓璉金華人從宋濂學歷官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中以文學舉入翰林遷侍讀方孝孺以不肯艸詔被戮復改樓璉璉皇遽不敢辭歸即憤懟自恨而投繯死之

林右臨海人洪武初中書舍人與方希直王原采交厚奉璽書行邊有戰之功進春坊學士輔導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桂迺歸請難師入聞希直族誅爲位哭於家永樂戊子嵩咢入台州督郡中子弟劉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解縛
溫諭之使就官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
與方孝孺同朝矣　文皇怒曳出劓之竟死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官工部尚書
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
兩馬夾舁至北平　成祖登極復其官出使雲南見
建文皇帝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平安、初名保兒、滁州人、以叅將副平燕將軍李景隆

北伐安陸陳亨於華山敗朱能於濟南戰東昌斬張玉戰小河殺王真遇王於北阪戰幾及王馬驚胡將火耳灰之鋭亦距王十步之內燕胡將信射踣火耳灰馬乃擒焉戰之夕燕王夢厄於平安有白馬將自西馳斷安馬足問焉對曰臣華之神也燕兵至靈璧安逆戰兵皆倒戈安被執燕王謂平安曰淝泝之戰爾馬不驚何以遇我曰驟臣不佞敢效鉛刀燕王曰壯士衛送北平令太守善視之尋掌北平都司至京

陞都督僉事永樂七年　文皇召安忽問曰保兒而尚無恙喜而謝之也出則自經　文皇悼歎曰予錯矣

石匱書曰雷霆之下物無不糜七君子者未免小懾威嚴而終以死殉易謂不遠之復統等是矣乃論者以其死轉委蛇為未盡處死之道則程嬰死於十五年之後者猶不失為趙氏義士而統等或死於數十日或死於數年後者豈遂不得為遜國忠臣哉

姚善等勤王死者六人

姚善安陸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領祁門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府靖難兵起善寮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詔索黃子澄急子澄在善所約共航海善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名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屬辭不遜死

之年四十三于節謫戍幼子繼兒隨母宋氏給配保兒項兒習匠

陳彥回莆田人以明經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　高帝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事定詔械至京不屈而死年四十七配為奴

周繼瑜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勤王詔下繼瑜

楊慕義勇入援極詆靖難兵帝恩遵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師不屈磔於市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為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詔下勤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嚮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麗譙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瘞縣治之清白堂後

王璉日照人洪武末為寧波知府居官廉潔自奉薄一日饌兼魚肉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靖難師至江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縛至　文皇問造船何為璉徐答曰繇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放還鄉孫鎮守衛輝亦抗節不附謫山海宣德初薦起上饒丞不就號沖玄子以終

周縉武昌人以明經授永清典史攝令事靖難兵起郡縣皆迎降永清左近燕縉極力拒守無援之者懷

印走道聞喪母奔歸襄事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
我器畧具聞王師潛乃走匿民間械送京師　陛見
繒應對慷慨宥死謫戍興州居數年于代還屏跡田
園年八十終

石匱書曰唐時安祿山反河北州縣望風瓦解玄宗
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此時倡義勤王猶
不易得乃姚善輩募兵入援皆以身殉囊血射天天
不可射然其志足悲也精衛啣西山木石以填渤澥

事雖無成君子亦取其志也矣

顔伯瑋等城守死者十二人

顔伯瑋名環以字行廬陵人唐真卿後也以孝友婣睦稱鄉里徵賢良爲沛縣知縣燕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盜募士三千人北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胡先告急徐州無援者乃令弟珏及子有爲還吉其父曰當死國敬白大人弗能子矣沛降伯瑋南向拜哭自經有爲既葬不

忍去還自剄伯瑋旁而沛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亦
皆不屈死
向朴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父壽宗慈湖
之學〻者稱為樂齋先生朴行務寔踐力學養親洪
武二十五年以人才應詔陛見　太祖問居家何為
對曰種田問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獻
縣令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義
勇與北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

三献民哀之拾遺骸瘞道傍

鄭恕仙居人寧波太守聘爲昌國訓導尋陞知蕭縣靖難兵南下恕上平燕疏遂糾義旅勤王嬰城死守事定械至京不屈死之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于濂溪姪溫汲讁北平種田台人祀之八忠祠

鄭華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讁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蕭氏曰吾城亡與亡汝父母老若年少何蕭氏泣曰卿不負

國妄敢負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 成祖 成祖乃立誅督將使人歛瘞之植家不知 上意遂匿無敢會葬者

樊士信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

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力不能禦遂自經死之
葉福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官刑科給事中北平師
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偪自誓必死乃
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為孝子矣又嘗語客曰蓋
氏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王彬兗州人洪武中進士為御史按揚州靖難師至
彬與指揮崇剛嬰城死守北兵畏之射書城中購得
王御史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欲內叛應之剛知白

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巧賂力士毋召出休暇宗等突入廨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拔城下畀北軍崇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正統間白日現形親與提學副使劉瑞談其死事

石撰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遇郡縣皆下撰獨死守太寧不得即被燕軍破入執撰終不屈支解之

石匱書曰文天祥不死即一旅之師一成之眾猶思

恢復故土為主報仇人謂宋亡而天祥之心斷不亡宋也伯璋等義在守土與城存亡豈不知天下事不可為乎辟猶日食之時百官伐鼓謂救日也夫日豈可以鼓救哉亦自致其扶陽之誠而已矣

馬宣等陣亡者十四人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𥄉謝貴既見殺宣巷戰不勝走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鎮撫曾濬守薊朱能張玉諭之不下擁衆攻之宣濬敗皆不服死宣尤嫚罵不絕口

事聞 建文帝褒卹焉而又有都督彭聚孫泰者皆以力戰敗死於懷来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諸將悉屬獨鑑結闘見執燕王使磔至死無異辭 建文帝憫而厚其卹贈

瞿能合肥人建文初為都督僉事副曹國公李景隆伐燕至北平能力戰鋒鋭甚與其二子帥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止之不得進從戰白溝河瞿能偪之

燕王馬三創三易盾及馬尾會旋風起折將旗王見其陣動乃與高煦以生騎乘之南軍大敗遂斬能父子於陣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與謝貴備燕貴死走保居庸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為北平咽喉瑱據此則拊我背矣悉力急攻瑱請援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宋忠忠又戰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

不屈死

宋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之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請難兵起奪居庸關忠不敢進退保懷來燕王曰宋忠虎踞懷來居庸非吾有矣宜乘其未至擊之遂以勁卒八千疾趨忠未成列一鼓而敗忠死之

莊得為西涼都指揮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獨全後盛庸夾河之捷得助庸斬燕驍將譚淵已

而北師乘暮劫寨得力戰死之
楚智洪武中稱驍將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
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輙奮力戰夾河之
役死於陣
張能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觔每遇北兵輙揮皂
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
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
小馬王失其名以常騎一小馬故名官指揮臨淮人

白溝河之敗脫冑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報家人
立馬豎鎗而死

宋瑄鄆國公晟長子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
從諸將禦燕有功戰於靈璧瑄躍馬先登斬首數十
級已而諸營兵敗瑄格鬬力盡死

石匱書曰嗟乎諸臣之力屈被禽非罪也禽而降降
而用乃非其初耳郎之戰公叔禺人恥士不能死與
其童汪踦死焉孔子許其勿殤謂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也故死於陣者上也死於纍囚者次也君子以爲猶勿死也

遜國隱遁者九人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爲僧往來重慶白龍山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爲建文亡臣厚遇之爲寺白龍山居焉暨居寺常讀易謗人爲佛經景賢恐其有蹤跡不忍顯止之第曰和尚誦儒非教也則請誦佛經暨從爲頌時時挾離騷鼓枻灘

上下當其意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人莫測也日往壺酒待客或不至則邀諸兒醉歌以為常豎頑形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章意氣能感人臨死其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耶張目曰松楊問姓名不答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乞食於金城金城極塞善寒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漸得直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葛纍纍也而時閒

作苦自吟或為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留都官從識傭欵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閒其去乃出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收有西北風大起火我骨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閒為人補鍋過州邑不出三日即去去復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即不復索直若風雨寒暑即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鍋者弟令為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閒呼為老補鍋嘗逢馮

翁夔州市中相持哭〻已入空巖屏語竟日又相持哭別去莫知其終也蜀中峨眉亭有詩句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囬首陽云是其手跡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蒙夔中善屬對歛詩詩後自題馬〻戎馬先生戎塞翁常大書歌詩壁間見補鍋匠來即劇去未幾去莫知所之

東湖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東湖上鬻薪自給口

不二價壬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何乃新也曰北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玉華山樵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東陽縣東山採樵自稱大呆子性天然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將死囑主人曰殮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瘞之

洞庭居士不知何許人永樂初隱於湖濱後有二人

至居一室常沈湖大醉輒大哭已病死二人營葬畢隨去不知所之

樂清樵夫不知其姓氏甫樵歸聞方博士卓侍郎等殉難籲天號哭曰我安得為樵氓遂置柴擔橋下水死

雲門僧者棲會稽之雲門寺〻最幽寂嘗從一童子携酒具筆墨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其所以人亦莫之識

石匱書曰雪菴和尚河西傭輩其為建文舊臣耶其非建文舊臣耶其哭其死抑為建文耶或自有所為耶殊不可解總之天地改革一切可駭可愕可悲可憤可涕可泣之狀借此數人發之所謂酒氣拂拂從十指中出去也後之作史者必寔以名則鑿矣

遜國隱遁者九人

松楊人王詔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藏上嘆

嘆有聲異之緣視無所得得一書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紙毀泐不可辨可辨僅九人曰谷為之贊梁田玉、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為僧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梁良玉中書舍人與田玉同族諱妻子易姓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遯彼海潯猶書玩市貨以盡簪屯如邅如哀哀陸沉

何中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變慟哭

吐血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〻中作霹靂義氣馮毅

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

相善靖難後三人皆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

衣食客死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道有至

告烈〻英賢寥〻冥鵠

梁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皆變姓名為

人刺艦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

泛柏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好老子書太玄經與郭良棄官入山為道士後與　文太師同宿公安佛寺不相識夜深徹聞兩人泣聲既去留姓名於紙始知之乃作蕭寺黃冠夜泣詩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皐顏波莫挽使我心勞

石匱書曰偉哉諸賢乎為　建文死也然所死猶從

義爲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四面而改嚮
非忠也激憤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託方外
之棄蹤下可見　故主無辱先人若梁田玉輩者足
矣

李景隆茹瑺陳瑛

李景隆盱眙人龍父岐陽王文忠封曹國公　高帝
賜手勅云九江體爾嫡祖忠孝不息九江其小字也
建文帝即位周王府人告變　遣李景隆即訊景隆遂

執王構至京師廢為庶人燕兵起耿炳文敗續黃子澄薦景隆為大將軍賜斧鉞景隆驕倨自大諸宿將屬皆咸不悅師次河間燕王聞之曰李九江今之趙括也其何能為及燕兵畧大寧景隆乘間搗北平築壘九門攻之不克移軍白溝河燕兵至遣將陳暉逆戰敗績景隆盡棄其軍單騎奔德州復奔濟南及盛庸告捷始召景隆還諸臣請誅之不聽既而燕王兵至江口景隆與茹瑺奉命至燕軍議和二人陰納款

燕兵至金川門景隆遂與谷王開門迎降是年九月進左柱國丘福等每言此降虜何以位我輩上已而陳瑛劾景隆貪橫無狀詔去勳號絕朝請及之谷王反造妖讖謂　高帝十八子當有天下　文皇疑景隆姓追怒之曰汝昔將大將而賣而君能保終忠我下之獄籍其田產令闔門幽禁不許通飲食絕粮垂嫁娶者五十餘年景隆少時有相者曰腰背厚重公輔之相面如桃花當貧困以死至是果驗初文忠好

客道士張三丰數過其所及將別去留遺之簑笠粟並曰有急可披簑戴笠出並相呼景隆家既閉發並而呼種粟即有穫　文皇見其實怛恠之既知心不絕文忠不深錮也至英宗中許開門出　孝宗世其玄孫璿南歸衣　世宗求其八世孫性績封為臨淮侯九世孫言恭能文章交諸公卿間

茹瑺衡山人　建文初以司馬掌河南布政司事燕師至江上　建文帝遣瑺詣軍中勞問瑺私稱臣款

附獻密計燕師遂從金川門入事既定詔稱王寧及
瑺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封寧順昌侯瑺忠誠伯寧
蓋駙馬都尉而與徐增壽為燕內間者也瑺尋加太
子少保永樂七年除名削籍家人與妾告其隱事復
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經長沙坐不謁谷王都御
史陳英劾之復逮下錦衣衛瑺懼命其子銓市砒霜
藏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聞銓坐殺父律論死婦女
送浣衣局幼男發鞍轡局谷王亦於永樂十五年陰

養死士降庶人錮南京閣室自焚死

陳瑛河間獻縣人建文初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為僉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 文皇即位召為都御史 文皇欲為 建文帝輟朝五日瑛請減之又請追戮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瑋等 文皇曰朕擧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黃福尹昌隆張紞王鈍鄭賜皆宥而用之況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

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抄
提數百家男女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两列御史皆
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等歸
附為無名於是諸忠臣幾無遺類永樂七年給事中
耿通劾其明比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於死八年
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九年下獄誅之夷其族
石匱書曰忠臣殉國非求生也而終不死賊臣市國
欲免死也而終不生夫君猶天也天道繟然而善謀

踈而不失傳瑕肶貳里克見佞謝晦狼藉柳檗塞諺
自以為有佐命勲永保富貴而皆不得良死皆天也
景隆等之凶終辱同拏戮慘埒夷宗計其偷息貪榮
多不過八九年再反面事仇死不旋踵其亦何利而
為之也哉

明　　　剡南張　岱著

靖難死諫列傳

余逢辰南直宣城人為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分必死及起兵泣諫死之

杜奇北平人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燕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即位後乃族

石匱書曰武王以八百國之衆不能抗首陽二士之正論則夷齊不止爲商寔亦爲周也時無太公不能扶去卒以諫死其遇亦不幸也哉但厥周鼎革如熊如貔之士不可勝計而太史論列不得不推重餓夫然則余杜兩生靖難諸臣又誰出其右哉